

# 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文艺发展

王一川

## 宏阔展现奋进中的劳动者

《钢的城》创作视角  
付如初

让大题材落实到小细节，给大话题找到小切口，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常用的技法。而让作品场景与生活场景无缝衔接，让故事和人物仿佛从繁茂丰饶的生活中长出来一般真实、典型，则是现实主义文学一直追求的美学效果。从这个角度看，长篇小说《钢的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起步扎实、气象不凡。

### 书写劳动者本色

1994年底，临江钢厂来了一位有改革经验的新厂长易国兴。他说一二三，一系列雷霆手段之后，改革成效立竿见影，当然，伴生问题也爆发显现。在书中，易国兴或许是一个不成熟的改革者，但他是一个成熟的文学人物。既写出改革者身上的英雄主义气质，也写出他们的普通劳动者本色，是《钢的城》的文学创造；而与之相应，小说也写出了普通工人身上的英雄主义气质和劳动者本色。书中写到了很多普通工人，他们创业、抱团儿、不躺平、不抱怨；他们相信自己的双手，相信友谊、爱情、道义、责任，这是《钢的城》格局气象的动人心魄之处。作家真诚地相信个人奋斗，真诚地讴歌劳动本身，所以才写出了百年钢厂的生存韧性，写出了劳动者身上永不言败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进而转化为整部作品的气质，进而让小说变成了改革者和创业者共同的精神自传。小说也写到新一代的改革者，他们有学历、有技术、有胆略、有章法、懂法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改革更懂得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综合权衡、审慎决策，于是，临钢以市场为导向重视技术革新，重新走上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之路。可以说，从人物气质到作品风格，《钢的城》都写出了劳动者身上钢的质地、铁的本色，同时，更写出了他们身上炉火般的火热与赤诚。

### 折射现代化进程

除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钢的城》格局气象的另外一个层面是行业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融合。

小说的原型是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钢厂，有“共和国工业摇篮”的美誉。而小说的作者罗日新生在钢厂、长在钢厂、毕业分配到钢厂，半生的记忆和生活与钢厂密不可分。内行人的眼光、钢厂子弟的情怀，让这部小说的行业气质异常亮眼。

小说堪称一部钢铁的百科全书。小到普钢怎么炼，特钢怎么炼，钢炉前的准备，一线工人的状态，钢铁的硬度和技术指标，钢铁实验室、生产线的改造等；大到中国钢铁工业从普钢到特钢的发展历程，钢厂从平炉到电炉的设备改造升级给整个行业带来的改变，钢铁企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转型之路才能避免成为“工业锈带”，为共和国发展做最坚实的后盾，一座“钢的城”如何与外界社会建立联系才能实现和谐联动等，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符合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的书写。

小说胜在行业的特殊性和陌生感，但同时，更赢在世态人情的普遍性和亲近感。“钢的城”不同于普通城镇，它是行业之城、特殊之城，同时，它的人间烟火和人情冷暖又和普通城镇无异，它也是社会之城、中国之城。中国当代文学在擅长的乡土书写、农耕社会的熟人法则之外，一直在呼唤都市叙事，现代化契约空间的书写；中国当代文学也呼唤用更宏阔的视野看待发展和进步，《钢的城》显然响应了这种呼唤。同时，某种意义上，它也延续了茅盾先生以《子夜》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的传统，在以故事、人物、命运为主体的同时，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讨论和关注技术问题、社会性问题，在社会科学的视野范围内探讨效率与公平、分配与调节、阶层和流动。这部《钢的城》既是钢铁行业发展的缩影，也折射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 承载家国情怀

《钢的城》格局气象的一个深层次体现，是国有企业体现出的国家观念和家族企业体现出的家庭观念。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祝大昌辞职下海，创办自己的企业，也试图发展家族企业。创业者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平衡财富和血缘亲情的关系，是小说提出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小说平实写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一方面是钢材贸易国际化带来的观念、法律、制度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活跃。如何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让“钢的城”里的“钢的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是新生代改革者身上的大责任，也考验他们的大智慧。

《钢的城》用一个看似普通的小人物，一件件看似家常的小悲欢，繁而不乱地讲述着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企业故事、家国故事。在小说中活跃的是人，让“钢的城”热闹非凡的也是人，然而，小说真正的主角是这座城——只有“钢的城”才能体现全体钢铁人的精神气质，才能容纳所有创业者和奋斗者的灵魂塑像，才能承载改革大潮中发生的中国故事，才能让中国传统中的君子之志、匹夫之责落地生根。当然，为城市立传也是为现实画像、给历史回音、给个体尊重——一部《钢的城》就这样具有了历史和现实、企业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多重视野，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生活”这片沃土上生长出来的。

更加强大的扎实行动或实践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前者重在内在意志力的确定，后者重在向外展开的实践力或行动力及其实际效果的持续增强。因此，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交融，会对文艺创作提供更加强劲而又厚实的新动力或新路径。

应当看到，在刚刚过去的新时代十年间，文艺工作者自觉地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坚定文化自信而创作，奉献出一批批精品力作，确实起到了树立文化自信的作用。展望当前和未来，文艺工作者将面临新的使命，这就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锐意推进文化自信，努力让文艺作品真正成为增强观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强力的精神力量。具体地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有可能以多种不同方式去造就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之间的交融格局和相互增强态势。

首先，不少作品能以文化自信心为文化自强力奠定基础。有的作品在运用多媒体、融媒体等大众媒介方式实现文化传统的通俗化表达方面走出新路，有的运用非凡想象力而让古代文化遗产“活”在当代人的心坎里，既可以帮助读者和观众树立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也可以促进他们释放出文化自强的新动力——我们是否可以像祖先创造辉煌的文化传统那样，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富于魅力的新型文化？

其次，有的作品可以由文化自强的提升而返身夯实文化自信。影片《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战争大片，在全景式战争巨制中刻画中国人民志愿军“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的英雄群像，突出我军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

神，熔铸出现代中国人民家国同构、军民同心的强盛形象。这可以让观众在获得文化自强力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形态有着更深沉而坚定的自信心。

最后，还有的作品可以让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强力之间形成互动共生的局面。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为寻求救国真理而东奔西走的艺术典型人物身上，当代观众可以同时获得走向未来的自信心和自强力。透过《山海情》中成功的闽宁帮扶脱贫攻坚范例，观众在品味“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实现当代乡村振兴的强大驱动力。

应当看到，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的真正着眼点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在于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也就是说让文艺作品成为广大人民投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精神动力。当然，文艺作品不过是人类创造的感性符号、表意形式，它不可能直接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但毕竟可以通过感动正在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可以产生自信心和激发自强力的不竭动力源。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文艺作品产生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间接地转化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物质力量的。观赏英模人物传记作品，如话剧《谷文昌》《桂梅老师》，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守岛人》，电视剧《功勋》《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等，观众可以从这些感动人心的艺术典型身上获取坚定的自信心和沉厚的自强力，并且自觉地携带它们，更加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

## 聚焦成长历程 再现先烈壮举

###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叙事结构

盛 咏



《特级英雄黄继光》海报

的故事上，以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甘岭战役中的具体任务为叙事中心，用日常真实的对话场景和小体量的战争场面，在由宏观到微观的起承转合中，真切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影片镜头来到1952年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的敌军发起反击，虽然多次与敌军对战，却依旧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离天亮只有不到一小时了，时间就是生命，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毅然提出：“把任务交给我，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这一场景，精准交代了黄继光完成英雄壮举的大背景，构成了影片史诗合一的叙事基础。

电影把精力用在了局部战场这个“刀刃”上，使得叙事极为紧凑，形成了层层递进、密不透风的戏剧效果，也使战争场面的表现更加“硬核”，把观众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核心事件、关键场景，为重现红色经典作了充分的画面语言铺垫。

故事的高潮部分，黄继光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忍着伤痛一步不停地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投向敌军，但由于对方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顽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刹那间，敌军正在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这永远刻印在中华民族烈士丰碑上的经典一幕，在影片画面语言的精心调度下鲜活重现，升华为可知可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由于战争片场景、主题的特殊性，在该类影片中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电影虽然以黄继光作为主要线索人物，但是在全片的人物塑造上却做到了对志愿军队伍的“群像式”讴歌。六连的每个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并不是某些外国战争片中为了配合“主角光环”如零部件一样的配角，而是还原成鲜活、生动、具体的“人”。在战斗不同阶段的叙事展开过程中，影片以单元式的结构，分别塑造了战士肖登良、李旭、赵克春等有血有肉、可歌可敬的战士形象。他们虽然经历各异、个性鲜明，但都能在决断时刻毫不犹豫、不怕牺牲，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黄继光牺牲70周年，这部电影播出后，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高度认可。相信在观众的激励下，会有更多视听精品把打动人心、催人奋进的英雄故事讲给今天的人听。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以精良的制作水平和鲜明的价值导向，赢得口碑和市场，为主流文化传播和主流价值引领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正在各网络平台播出的网络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以精致光影再现红色经典，以真挚情感致敬英雄先烈，正是对这一题材、类型的延续和接力。影片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

对于创作者来说，战争片有着很高的行业门槛。一方面，这一题材、类型的影片往往需要兼顾多个叙事角度，如敌我双方、大小人物等，在多数情况下叙事结构庞大、线索纷繁。另一方面，相关战争场面的拍摄在技术上有相当难度。同时，作为讲述历史故事的影片，与史学教科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史学兼具的艺术品格，需要寓情于史，才能打动观众。

《特级英雄黄继光》没有通过多条故事线全面展现宏观战争场面，影片巧妙地聚焦在黄继光参军前后

## 轻盈表达来自厚重底蕴

王 松

文艺作品诚然可以帮助读者观众坚定文化自信，但是否还能有更多帮助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号召，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相比，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引人注目地新增了“文化自信”的意涵，形成“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话语方式。这一新话语方式的提出显然富有深意：让“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自强”紧密交融，汇合成推动文艺发展的新动力或新路径，其目标直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这确实是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发展动力或路径的一次重要的话语调整。文化自信，按照相关论述，意味着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返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持高度信心，并且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增强广大人民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而文化自信自强则代表依托文化自信但又指向更高层次的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广大人民奋发图强，增强自身的尊严感、强大感和完满感等强大精神力量。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相并提，表明这两件事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予以统筹规划的时候了。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创作不仅要激励人民对自身文化保持高度信心，更要激励人民提升或增强其自我的强健、强盛或强大之感。如果说，文化自信主要要求文艺作品产生增强读者和观众自信心的精神力量，让个体从自我怀疑的犹豫状态走向自我信念的确定状态，那么，文化自信主要是要求文艺作品激励观众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健、强盛或强大，促使个体带着确定的信念投身于让自身变得

作为一名小说创作者，我总想把自己比喻成两种动物，一是飞在天上的鸟，二是钻在土里的穿山甲。也就是说，我既是一只鸟，也是一只穿山甲。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回头看一看，确实是这样。

鸟在天上飞，在拥有一对翅膀的同时，还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自身的轻盈。但是，话又说回来，轻可以，却不能轻得没有了内容。

其实，我也总在这样提醒自己，这也就是接下来的问题。曾有朋友对我说，你当年插过队，经历丰富，又去过那么多地方，难怪你的脑子里总有写不完的故事。我觉得，这话对，但也不全对。经历丰富和去过很多地方，这其实是两件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件事。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费解，其实很简单。小说是想象出来的。但这个想象要有依据，就是生活本身，没依据的想象就是胡思乱想了。由此可见，对小说创作者来说，他的生活经历和阅历越丰富，想象的资源，或者说写作资源也就越丰富。

从心理学的角度，当我们受到一个外部信息的刺激时，自然会调动起记忆中的一个或几个乃至若干个以往的经验。作为小说创作者，我把这个接收到的信息叫“密码”。我之所以称它为“密码”，是因为它不仅难以捕捉，更难以解读，而且总是不期而至。这也正是这个“密码”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地方。

在采风过程中，我总是在寻找，或者说在等待，等待那个“密码”出现。我知道，这个“密码”能调动起我记忆深处，甚至是已经很遥远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验。这很可能是极为珍贵的，就像是一本或几本压在角落里、早已被我忽略的书籍。这时，我被这个“密码”指引着，又重新找到了它们。然后，从记忆的深处把它们小心地取出，吹掉上面岁月的尘土，它曾经的面目也就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因此，我每次去采风时，心里都充满这样的期待。

这种期待和重新找到的过程，对小说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但此时，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只是开始。当我把这些尘封在记忆深处，又重新找到的体验和经历取出之后，在它们成为写作资源之前，又会出现一种“密码”。这种密码就很清晰而且具体了。它会指引我回到现实生活中，寻找新的与之对应的东西。这时，就不能走马观花了，要硬碰硬地去面对具体的事物、具体的生活。

我之所以用“硬碰硬”这个说法，是因为，这时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我很清楚，小说中的一些“硬伤”，往往就是在这时，一不小心产生的。

我总是希望自己小说中的情节能飞扬起来，或者干脆说，让我的小说“飞”起来。如此一来，就要努力写得轻盈。但轻盈并不是轻，这显然是不一样的两回事。要让自己的小说轻盈而不轻，也就必须要有前面所说的这个寻找“密码”的过程。

这个密码，往往埋藏于泥土的深处。鸟儿飞在空中，是无法发现的。所以我说，我也希望自己是一只穿山甲。据古生物学家考证，其实鸟的祖先也是在地上行走的，有一种说法，鸟的羽毛就是由它们当年祖先身上的鳞片进化而来的。如此纤细的羽毛，竟然曾是厚重的鳞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我这样的小小说创作者看来，也并非不可思议。鸟的祖先，在当年，或许就是一种类似于穿山甲的动物。当它们从泥土的深处钻出来，仰望天空，开始有了一种飞翔的渴望，可以想象，这时它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然后，终于有一天，它们竟然神奇地将一身鳞片羽化，接着生出了翅膀，一跃飞上蓝天。想一想，这多像一篇小说的诞生过程。

就小说而言，这个“羽化”应该是飞翔的关键。可以想象，这时，鸟儿虽已飞翔在天上，但它的羽毛里仍带着祖先鳞片的基因，甚至还在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质感。所以，它才轻盈而不轻。



周新民

### 如何写好风景？

老舍在风景描写上卓有创见，他提出了风景描写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把风景描写从背景中独立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老舍认为，风景描写能使故事更鲜明、更明确，同时，风景描写与故事本身是天然长在一起的，不可分割。老舍关于风景描写与小说叙述相融会的论述，是风景描写的重大突破。

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来讲，写风景不是照相机式地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摄影取形，而应该像刘勰所言，“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人物的情感为写景的出发点，把风景描写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方法。中国古典小说写风景，讲究从“看”出发。矛盾认为，一段风景描写，如果不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去欣赏、去描写，那么风景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点缀。而如果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从人物当时的思想情绪出发，去

写出人物对于风景的感受，那么风景描写的价值和意义就凸显出来了。这是中国小说关于风景描写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部分，它和西方小说中风景描写更倾向照相式的呈现方式有根本性的区别。

除了风景描写和叙述相融会，从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出发来写风景之外，风景描写还要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景描写为作家笔下人物的性格、命运提供了重要表现力，正因为有了风景描写，各个地方的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才能构成和谐的整体。

风景描写不仅是展现自然、人文景观，还和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连，也是对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传承，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今天的文学创作对于风景的重视与呈现，既考验了作家的主体精神、意识，也考验了他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是考察他们艺术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